



壹、烏俄戰爭的背景

「戰爭在你願意時開始，卻並不在你樂意時結束。」是近代政治學之父馬基維利所言。確實如此，戰爭要啟動的時間，由人所決定；但是否能如願由發動者所預期的時間而停止或勝利，則需視主、客觀條件才有停止的可能性。用最近所發生的烏俄戰爭，來解釋這個說法再好不過。俄羅斯是一個國力逐漸走下坡的舊帝國，但極力要恢復往日大蘇聯榮景的意圖則是舉世皆知。

多年來，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衝突及戰

火綿延不斷，2014

年，隨著俄羅斯索契冬奧的結

束，亞努科維奇下台與逃離烏克蘭、3

月克里米亞易主，頓巴斯地區衝突旋即爆發。

經過8年的時間，直到今(2022)年2

月，北京冬季奧運落幕，俄羅斯再度採取震撼世界的行動，正式承認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與盧

甘斯克兩個共和國的獨立

地位，並且下令為這兩個地區提供和平保障，2月24

日宣布在頓巴

斯地區啟動特別軍事行動，

烏俄之戰就此爆發，也撕毀了西方國家在2014年9月及2015年2

月兩階段所促成的《明斯克協議》。巧合的是，2014年2月24

日是俄羅斯出兵攻佔克里米亞的時點，而今年2月24

日也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全面侵略戰爭的起點。

一、文化源頭所導致歷史記憶的異同

此場烏俄之戰，背後參雜多重的原因。若從文化源頭來看，對歷史記憶的差異是第一項因素。同

為斯拉夫民族的俄羅斯和烏克

蘭，不論從歷史的繼承、宗教的淵源(東正教)、條約的締結與毀棄(

《佩列亞斯拉夫條約》、《里加條約》)、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成立...

等因素，都讓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愛恨情仇更加難分難解，這些歷史記憶也造成俄烏之間截然相反

的歷史記憶。在去(2021)年7

月普丁所撰寫的《論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歷史統一》便提到，「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同屬於一個民族，我們是一個整體，近年來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出現了嫌隙，這使我們之間原本同質的歷史與精神空間出現裂痕。在我看來這是巨大的不幸和悲劇。」字字句句展現普丁的大斯拉夫情結與心境。

一、經濟源頭所導致發展路徑的異同

在經濟源頭的差異代表著發展道路的不同。冷戰結束，開啟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國家轉型與經濟自由化

的發展路

徑，寡頭資本主義

、政局不穩、貪腐氾濫，成為那段時

期兩個國家的共通點。2000

年，普丁執政後開始將俄羅斯帶回保守主義的路線，西方的經濟發展與民主模式被拋棄；經濟上，俄羅斯重回國家資本主義與整治後且規模化的寡頭經濟，社會秩序箝制程度高，發展不依賴西方經濟能力態勢明確；反觀烏克蘭整體發展情況則完全迥異，延續西方民主自由主義的道路不斷延伸與擴展，雖然如此，烏克蘭國內政經情況卻每下愈況，寡頭干政情況嚴重、經濟發展停滯不佳、社會貧富差距極大、政局及不穩定及週期震盪循環、民眾街頭抗爭與革命事件層出不窮等，都讓烏克蘭人民亟欲改變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情況。幾次的領導人輪替，雖讓國家發展模式有些更迭，但卻難以改變庫馬奇長達十多年執政所種下的「全方位寡頭利益集團影響」，國家官僚與政治體系淪為服務寡頭集團的附庸與工具，此外，新政府對前政府的清算成為常態，這也讓烏克

蘭的政局長期陷於動盪。

很多人聽過蘇聯、聽過俄羅斯、也知道烏克蘭，但可能不知道，烏克蘭是僅次於俄羅斯土地面積的第二大國家，人口約有4千4百多萬人(俄羅斯約1.4億)

，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與人力，在蘇聯時期，更是重要製造武器的軍工地區。但原有的種種優勢卻不足以挽救被寡頭及政局毀壞的頹勢，從2021年烏克蘭的人均GDP僅有不到3800美元，便可得知，這個國家的經濟已在谷底沉寂好一段時間，卻爬不起來。

三、現實原因所導致安全問題讓東西方皆不相容

俄斯羅與烏克蘭，不僅是兩個國家的問題，更是歐美與俄羅斯間長久以來的政治、安全衝突與危機。自2014

年克里米亞地區經過公民投票，脫離烏克蘭，正式併入俄羅斯領土以來，俄烏兩國紛擾不斷，在安全方面，烏克蘭積極要求加入北約，希望藉由歐洲國家的安全庇護與俄羅斯抗衡。

就北約的成員國而言，從1991

年歐美各國對蘇聯承諾不向德國以東擴張，但1999

年波蘭、匈牙利、捷克加入北約；2004

年斯洛伐克、斯洛

維尼亞、羅馬尼亞、保加利亞、立陶

宛等國接連加入；到了2009年克羅地亞、阿爾巴尼亞；2017

年黑山共和國，以至2020

年北馬其頓也成為北約一員，五次的東擴，都讓俄羅斯感受重大威脅與恐懼，更讓俄羅斯認為北約這些舉動是降低彼此的信任與嚴重挑釁，使得彼此矛盾衝突點不斷加深加劇。事實上，烏克蘭早已在2008

年

即成

為檯面下

北約盟友，多年來

獲得北約軍事支援、訓練超過數億美

元，甚有消息指出，在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後，美國CIA

便派遣一支秘密軍事行動小組進入烏克蘭，為烏軍進行秘密訓練。

此外，在此次戰爭爆發後，烏克蘭除重申加入北約外，更表達欲加入歐盟的強烈意願，此要求對於歐盟而言，可說是自

顧不暇，更無餘力兼顧烏克蘭。眾所周知，歐

盟在2008

年金融危機後，發展遭遇極大困難；加上已有三個正式候選國黑山、塞爾維亞及土耳其仍在申請入歐盟的程序中，其中土耳其更是從1987年就申請，至今仍尚未有結果。

無論如何，對於歐盟來說，烏克蘭若成功加入北約，等於踐踏普丁的紅線與底線；若是允許其加入歐盟，歐盟國家也無力負荷，更遑論烏克蘭的眾多基本面指標，皆無法符合歐盟標準。因此，以目前歐美國家與俄羅斯對峙的態勢觀察，此時若對烏克蘭有任何安排，無疑更加大俄羅斯的瘋狂與拉自己進入更深的困境，對於普丁，確保烏克蘭的中立地位，更是無可讓步的條件。

貳、俄羅斯總統普丁最初的規劃與盤算

一、普丁強烈的斯拉夫情結與歐亞經濟共同體願景

大斯拉夫民族的情結深埋在普丁的心中，團結俄羅斯族、白俄羅斯族、以及烏克蘭族，是他宣揚斯拉夫族一體的最好體現。建構歐亞共同體是俄羅斯戰略思維的重要理論之一，歐亞主義強調並不屬於歐洲或亞洲，而

是以俄羅斯人為主體，包含其他特定民族的實

體。2011

年普丁以歐洲聯盟為基礎所提出的「歐亞經濟聯盟」引發各界關注，是以俄羅斯、白俄羅斯、哈薩克、吉爾吉斯、和亞美尼亞等5

個前蘇聯國家組成，為加深經濟

、政治合作所組建的國際聯盟。2014年5

月

，普

丁與哈薩

克總統納扎巴耶夫

，及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簽署「歐亞經濟聯盟」協定，於2015年1月正式生效。

普丁對於鄰近國家的主張，認為鄰近國家，包含東歐的白俄羅斯、烏克蘭與摩爾多瓦三國；高加索地區的喬治亞、亞美尼亞及亞塞拜然三國；中亞的哈薩克、烏茲別克、土庫曼、塔吉克和吉爾

吉斯等五國，皆屬俄羅斯勢力範圍，因此，普丁對於烏克蘭領土的執著便可想而知了。

一、阻斷北約繼續東擴意圖

部分學者認為，普丁的頭號目標並非烏克蘭，而是美國與北約成員；但亦有學者認為，若俄羅斯發起烏俄戰爭的原因是關切北約的東擴，則在過往北約五次東擴時，俄羅斯都應有所反應才是，但結果卻未如預期。若因此而驟下論調，認定北約東擴並非俄羅斯發動戰爭的原因，或許有些武斷，倒不如說是過往蘇聯帝國的成員紛紛投入西方民主世界的懷抱，所引發情感面、政治面、及文化面的失落與打擊，更加切合普丁的往日情懷。

回到此次烏俄戰爭歷程，恢復蘇聯往日帝國榮光的願景自不在話下，未料想到的，是烏克蘭人民與政府的抵抗、文化、親情間的羈絆，成為阻擋俄羅斯拿下烏克蘭最大的阻力。事實上，眾多學者專家事前皆預料這場戰爭應不會發生，至多僅會在頓涅茨克與盧甘斯克獨立後，俄軍進駐維和，烏克蘭認賠收場，或是烏俄各自表述及立場，普遍預估普丁應不致於對烏動武；但普丁卻挾著俄羅斯國內高達七成多的支持度出兵，更有近五成的民眾認為，俄軍進入烏克蘭的原因，是為了保護俄羅斯，不讓北約在烏克蘭設立軍事基地。

如此飽滿的底氣，讓俄軍持續兵分多路直取基輔。但或許拿下整個烏克蘭本就是普丁的計畫，只是並非預期中順利，原先想定三日取下基輔的閃電戰，演變成看不到終點的持久戰，起初所設定的「有限戰爭」，成了「無限戰爭」，歐美國家的「有限回應」，卻成了「無限迴戰」。

參、歐美各國對烏俄戰爭的反應與作為的變化

一、烏俄戰爭初期歐美各國的態度

烏俄戰爭可說是自2003

年伊拉克戰爭以來，國際上所發生的最大規模軍事衝突。外界有些評論，認為這場仗，是俄羅斯為了政治、及生存而戰、歐美國家更是為了將俄羅斯逼到牆角而戰。從戰爭開始前，美俄之間的情況來看，美國與俄羅斯進行一系列

會晤與談判，尤其在去(2021)

年底普丁與拜登那場既漫長又話不投機的通話後，縱使在過程中無法談出共識，但西方國家顯然不希望發生大規模戰爭；但若真的得發生，一場可控、小規模的戰爭或還可容忍，為了預防突發情況，美國不斷撤走外交人員，以及將武器運往烏克蘭；對於俄羅斯而言，戰爭是最後的選項，普丁多次表達「不希望引發戰爭」的言論，往烏克蘭邊界集結十萬多的兵力，反倒是以攻為守的表現，望能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。開戰後，美國強調不出兵的立場，北約亦無出兵協助的意願，僅由歐洲國家出面與俄羅斯斡旋，出現兩個不希望戰爭的國家，都在為戰爭做準備，而一再聲稱會戰爭的國家，卻不出兵的情形。

二、歐美各國民意浪潮導致政府對烏俄態度丕變

隨著烏克蘭人民抵死奮戰俄軍的場景，不間斷地由媒體、網路、社群等管道放送到全世界，歐美各國感受到若不積極介入援助及干預，恐淪為下一波國際社會輿論撻伐的主角，以故不得不逐漸升級對俄羅斯的制裁，這也與歐美各國本國內部民意洶湧有關，民意對於烏克蘭的同情，自然讓政府的態度需有所轉變。

雖然美國與北約並不打算直接以武力干預烏俄衝突，但在其他戰線卻打得火熱，輿論戰、資訊戰、電子戰、法律戰、經濟戰、能源戰、文化戰、認知作戰...

等領域外，更加值得關注的，東歐眾多小國，立陶宛、波蘭、拉脫維亞、愛沙尼亞等，其官員及領袖紛紛站到第一線，主要因為隨著俄軍的逼近，可能讓這些國家陷入危機中，也將從其表態及表現，決定未來歐洲的決策中心是否漸移往東歐。

(一)對俄羅斯的經濟、能源及其他制裁

從最密集的經濟制裁領域來觀察，歐美各國出台制裁措施的速度之快、範圍之廣、力度之猛，皆是在冷戰後絕無僅有。切斷融資管道、凍結資產、阻止金融交易、貿易管制、停止人員往來與流動，皆是這波制裁的重點。其中最受矚目的，即是以金融核武戰對俄羅斯宣戰。歐美國家經濟制裁俄羅斯的手法並不是第一次發生，在2014

年，美國就曾對俄羅斯的四大銀行斷絕國際金融機構貸款的制裁。但此次七國集團同意將部分俄羅斯及白俄羅斯銀行剔除SWIFT

系統聯繫，但仍在能源貿易上留有餘地，並未將聯邦儲蓄銀行及天然氣工業銀行一併斷絕，主要仍是考量歐洲各國自身能源需求及利益。再者，則是限制俄羅斯銀行動用六千多億美元的外匯存底，美、日、英等國都已對俄羅斯外匯儲備金施加限制性措施，這使得俄羅斯的股、匯市出現崩潰現象、盧布貶值更是預期中的結果。

在貿易制裁上，歐美各國動用極激烈的管制手段，包括半導體、高科技資訊設備、國防設備等相關高敏產品都在出口管制之列，制裁的精準、歐美國家的團結，也讓制裁效果更加明顯。

在能源的制裁上，美國首先宣佈對俄羅斯石油、天然氣、煤實施禁運；歐盟雖未立即跟隨美國的腳步，但仍表態在2022

年底前減少俄羅斯天然氣進口量三分之二，

並可能在2030

年前停止購買俄羅斯的化石燃料。

而德國最關注且支持的北溪-2

號，也暫不批准與認證、美國對其建造該管線的公司進行制裁後，解雇所有員工。

在其他相關制裁上，則有人員流動的限制、訴諸國際法院裁定停止入侵烏克蘭、跨國品牌陸續暫停停在俄羅斯的業務或計畫關閉俄羅斯的業務、飛航領空禁制、取消貿易最惠國待遇、斷交等等。

(二)對烏克蘭的援助

對於俄羅斯的制裁也是對烏克蘭援助的一種。另一方面，歐美各國確也對烏克蘭有實際的援助行動，而最直接的莫過於軍事援助。美國、歐盟對於烏克蘭的支援以軍事武器為主，如：反坦克武器、防空飛彈、反坦克導彈、榴彈砲、手槍、突擊步槍、機槍、子彈、戰鬥機等，主要以輕武器及單兵導彈為主，提供最多軍事援助的仍以美國位居首位，不僅給予硬體軍援，金援也自不在話下。其他國家則多以人道救援物資、金援等相關物品為援助。

除了有形的物資援助，無形的情報支持更是烏克蘭的重要所需。美國及北約無人機在烏克蘭防禦時所給予的支援，戰鬥機等相關人員進駐周邊國家的情報訊息蒐整，監視與偵查，以及馬斯克提供的星鏈(Starlink)

，都可能協助烏克蘭在這場戰役之中佔了無人機之戰、認知戰以及資訊戰的優勢。

肆、小結

烏俄之戰是不對稱作戰的最佳範例。而歐美的各項制裁是否延續效果，則端視這場戰役打了多久。這場歐美國家對俄羅斯的全方位、複合式劇烈打擊，或許將是促使俄羅斯國力衰敗的重大拐點。這場戰役究竟是歐國各國對俄羅斯的請君入甕，還是俄羅斯的將計就計，無論如何，原本已經疲弱的俄羅斯帝國，無疑更加雪上加霜，毀壞的不只是經濟，國內的政治穩定也可能一併賠上。

作者 許慧儀 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講師